

·小说·

换房

◆冷江

根发自从去了趟省城,回来后就有点魂不守舍,没事总要站在院子里,往岭上的根友家老屋眺望。

风云忍不住埋怨,你这去了趟省城,回来咋也变成城里人啦?地里的活计你也伸把手,咱赶立秋把种子种下去,节气不等人啊!

得得得,我就不爱听你说话。除了种地,你还能做什么?根发有些不耐烦。

能做什么?还要做什么?我就知道咱是农民,不做春秋大梦!风云白了根发一眼,对眼前这个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男人突然之间感觉很陌生,她不知道男人这几天在想什么。

晚上,两口子上了床,根发靠在床头,吞吐雾地抽烟,风云皱了皱眉头,把枕头往床边扯了扯,侧身躺下。

根发掐灭手上的烟,也把身子转过面对风云轻声说,睡了没?

风云扭了一下身子,算是回答。

根发凑近她,我想明天去找根友,商量一下换房的事。

换房?风云没听明白。

对,换房!用咱这新房换他老屋。

为啥呀?你傻呀,咱这新屋去年才盖,花了十几万,还剩下一屁股债呢,他那老屋

又破又旧根本没法住人,下雨天要放好几个桶在屋里,赶上刮风天,北山墙倒了好几回。

没法住人,根友和俺爹不一直住得好的?

我不管,就是不同意!你要表孝心,我不拦着,但你把这新屋让出去我不答应!风云斩钉截铁,态度很坚决。

根发也不生气,反而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同意,但我要说出原因来,你一准同意。

风云大声喊道,你说破了天我也不同意!

如果我说根友老屋底下是一个金矿,闪闪的金子,你同意不?根发把嘴几乎凑到风云耳朵上,声音小的像蚊子。

风云猛地转过身来,谁说的?

二表哥,我这里有他的研究报告。说着,根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图纸,一面是弯弯绕绕的地质图,另一面是大段的文字。根发用手指着其中一段用彩笔框过的文字,你看,二舅说,咱们后山位于黄金成矿带上。去年春节他回来亲自踏勘过,目前发现的露头就在根友老屋底下。

风云吃惊地看着男人,别给我看,我所有认的字全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上面真这么写的?

那还有假?你不信我还不信你二表哥吗?

那,那咱是不是也跟二舅商量一下,换屋这事太大了。

别婆婆妈妈了,左商量右商量,能干成啥事?

风云又紧张又兴奋。

第二天,根发就去找根友,一说要换屋,根友噤了半天说,哥,你别想着法子帮我,我和爹住得挺好的!根友老婆翠英倒是笑得眉毛都要飞起来,哥是心疼俺们!

根友狠狠地跺了一下脚,骂:老娘们别瞎插话!

根发根友的爹,八十多岁了,老人家躺在南厢房靠窗的一把躺椅上,听见外边兄弟俩争吵,便颤颤巍巍地扶着门框走出来。

根发快步走过去扶住老人,对根友说,你看看咱爹,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到老了,咱能忍心让他住这破房子吗?当年分家时,我想让爹跟我过,可爹死活不干啊!

根友瓮声瓮气地说,那也不能让你吃亏!

根友老婆又忍不住插话,兄弟间吃不吃亏倒没什么,就怕风云嫂子不答应。根发大声说,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她的工作我来做。

三天后,根发根友两家分别从自个屋里搬出来,住进了对方的屋里。

村子里一下子传开了,都夸根发和风云良心发现。风云走在村里大街上终于能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再也不用担心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了。

转眼到了新的一年春节,二舅照常回来省亲。风云趁没人时拉住二舅悄声问,咱这金矿啥时开挖啊?

二舅笑着说,不要急,金矿带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成矿到可开采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到底要等多久呢?风云急了。

二舅很认真地说,金子通人性,所谓众口铄金,就是说做人好才能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多行善积德多惜福培福,财运自来。

风云没有完全听懂二舅的话。

几天后,儿子小虎放学回来,翻箱倒柜,找东西。

风云问,找什么呢?

小虎说,我的地理课本缺了两页。

风云问,长啥样?

小虎说,一面是地质图,一面是文字,我还在上面用彩笔框了一段。

风云一愣,但很快暗自笑起来,她终于明白了什么。

·小说·

绩效工资

◆拓荒牛

风华初中本年度绩效工资考核结果公示了,校微信群通知大家自行查看。

上周教师例会上,谭校长就本年度绩效工资发放事宜,郑重宣布了实施方案。大体按工作量、教学成绩、守岗纪律几方面考量。“县管校聘”推行以来,学校各项工作包括绩效工资的发放,基本是一校之长说了算。近 50 名老中青教师的精力,几乎全用在备课、上课、批改、辅导和考试上,谁担负多大工作量,谁教学成绩如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校长应该会一碗水端平的。

华老师执教 30 余年。15 年前,原

供职的乡办初中因生源萎缩、教师分流,他被调到目前这所偏远的农村学校任教。其一贯敬业踏实的作风被几任校长认可,连年代毕业班语文课。学校里,与华老师年龄相仿的还有五六个,其中来自县内一所国营厂矿学校的杨副校长和他的两位同事比较典型。也是十多年前,企业濒临破产,学生流失严重,杨副校长所在的学校划归地方上管,调整布局时该校又被撤了,成了普通一兵的杨副校长和俩同事分流到风华学校。他们三位都代主课,个个埋头苦干、斗志不减。厂矿人有一种进取、达观的精神风貌,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每天坚持去操场

或校外乡间小路散步,给这所乡村学校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义务教育阶段不得频繁组织考试,奈何山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县上还是唯考试成绩马首是瞻,杨老师他们的教学成绩均名列前茅,惹得一帮九零后青年教师既羡慕又嫉妒。

沉闷的教学楼不时传来慷慨激昂的讲课声和时高时低的读书声。华老师从办公楼出来,经过楼前公示栏,顺便瞄一下自己的绩效工资。这一瞄不打紧,与他先前被扣除的绩效工资比较,竟少了上千元,这让他感到意外。再瞧瞧那几位老同事的,都差了一大截,反倒是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其绩效工资大大超过他们所扣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的教师绩效工资,来自于教师们每月财政应发的工资。中高级职称、教龄长者,每人每月扣 600—700 元不等;职称低、教龄短者,扣的就少些。年终综合考评后再按档次发放,这是最终的绩效工资。

“原来从你工资里扣出来的那部分,就不属于你本人的了。”这是谭校长在大会小会上反复讲的一句话,“至于最后谁拿多少,要看考评结果。”

自己代毕业班主课,每周早读、课和自习下来十二三节,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不相上下,工作量能说不够吗?期中考试表彰会登台领过奖,成绩不算优秀吗?升旗、例会及校内外各项活动,哪一样也没落下呀,怎么平白无故连自己应得的都拿不回来了?一向默默耕耘又爱较真的华老师有点想不通。他认为,虽然自家生活不算难

过,千把块钱在现今高消费时代也微不足道,但事关荣誉和尊严,他没法不计较。争强好胜半辈子的人,忽然有一种被愚弄被羞辱的感觉。他想弄明白自己和其他老同事到底哪块做得不到位、不够好。他无心再去备课,径直奔校长室讨个说法。

小余、小冯、小李除上课外,还兼宿舍管理员,能不给人家开工资吗?八(3)班的王老师胳膊骨折住院三个多月,安排小白、小黄轮流上课,说好的每节课 20 元,不是一笔开支?还有年级组、各处室十几个中层,哪一个愿白干?哦,你说领导和管理人员怎么这么多,那是历史遗留问题,我该叫哪个下来……谭校长似乎底气十足,说得头头是道。

敢情绩效工资是这样发放的,华老师十分诧异、困惑,这不是把“县管校聘”的好经给念歪了吗?他颇然欲走,忽又转身弱弱地问道,我们这些辛辛苦苦上班的尚且受罚,那在编不在岗和长年请假不见面的,他们的绩效工资怎么分文不少?而且,公示栏怎不见你校长的绩效工资呢?!

这、这……谭校长一时语塞。这个老华!他似乎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但又不好跟眼前这个人称“一根筋”的老同志发火。华老师,你提的意见很中肯,也很尖锐。谭校长抹抹有些发热的额头,不无歉意地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这样吧,我跟几位领导再沟通一下,有错必纠嘛。是不是?

哦哦,谭校长,刚才我说的不一定都对……华老师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你也是为了工作、为了学校嘛。”谭校长半是鼓励半是解嘲。

从校长室出来,一股煦暖的微风拂来,华老师心头的阴云骤然消散。他如释重负地回到办公室,继续备他的课。

